

第四章 結論

台灣的讀者以往對布爾加科夫的研究都將重心放在其小說、散文，本論文卻將重心放在戲劇，原因是其戲劇創作的重要性著實佔了布爾加科夫文藝創作生涯相當重要的部分。本論文除了揭示其戲劇創作的意義，更將他的戲劇作品予以分類，更強調研究布爾加科夫的作品絕不能單獨考慮個別藝術文本的創作意義，而必須將他所有創作都列入考慮，布爾加科夫戲劇創作的意義絕不僅限於單純的戲劇文本，而是與其它創作有連帶關係。例如，從小說《白衛軍》到戲劇《奔逃》，延續到三部劇作《左亞公寓》、《極樂國》、《伊凡·瓦西里耶維奇》，都跟現實世界有關係，甚至生命中的最後一部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都有很強的連貫性，這是我們不能在閱讀過程中將戲劇作品與其他創作分開的最大原因。

布爾加科夫藉著戲劇創作與歷史人物對話，也與外國偉大作家對話，這樣的戲劇作品無論如何都與布爾加科夫所處的時代有很緊密的關係，他在劇作中一貫的延續著「奔逃」的主題，表達自己對當時社會與世界的態度。

閱讀布爾加科夫的作品總能夠看見俄羅斯文學的傳統精神，他繼承果戈里辛辣諷刺的手法，契訶夫揭露衝突與敘事的手法。他也延續歐洲與古俄羅斯的詼諧傳統，並利用創新的時空型，狂歡式的時空型，達到自己創作的創意，藉此傳達他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以及那種對俄羅斯社會甚至是整個人類世界的關懷的精神。

三部劇作以一個完整的時空型闡述一個「奔逃」的主題，在這樣的前提下，封閉的空間中（左亞公寓），所有的主人翁朝離開的夢想前進；《極樂國》中，主人翁朝二十三世紀共產烏托邦的世界去，卻發現人本質的美好與差異在所謂的烏托邦世界依然失去蹤影；在《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十七世紀的沙皇來到二十世紀的莫斯科體驗未來世界；二十世紀的人到了十七世紀找尋歷史根基。所有劇作中的人物，有的逃離到同個時間下不同的空間，有的則逃到同個空間

中不同的時間，為的全是為自己苦惱的生活裡找尋出路，找到生命的本質，找身為人美好的本質，這樣安排時空的獨特手法闡釋作家對整個大時代的態度及作家的人生觀，更藉由創作希冀「醫治」他認為社會生病的地方。

在奔逃主題下的時空形，布爾加科夫營造了狂歡式的場景（狂歡式的時空）。他在這個完整的時空中融入歐洲與俄羅斯的詼諧傳統，舉凡狂歡，那種上下錯置，神聖與鄙俗，對立的語言，大眾文化取代原為中心的文化，彼此戲擬，身分、存在關係、命運的改變，更在這樣狂歡的精神裡放置了一個俄羅斯詼諧世界裡最重要的角色，傻子，與小丑、騙子組成一個獨特時空體。這些角色在布爾加柯夫賦予的特權下，恣意摘下他人的面具，耍弄人，誇張生活，諷刺模擬的說話，表裡不一，撕去別人的假面，嚴厲的詛咒罵人，最後還有權公開個人生活及其一切最秘密的隱私。

無論是在公寓中刻意搭建起來的舞台，或是時空錯置將整個時空當成狂歡的舞台，布爾加科夫讓所有的人在大眾廣場發覺自己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中心文化漸漸被原處離心位置的狂歡語言取代，狂歡化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樣的安排也有其必然的歷史發展因素，作家試圖在極權統治的高壓政權下宣洩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態度，利用創作在現實生活中尋求解放。

本論文指出歐洲詼諧傳統與俄羅斯詼諧傳統的特性有某種傳承的關係，利用狂歡、大眾文化與三個主要的角色形象串聯其中，在一個完整的時空型達到體現。並列舉劇作中主要使用的詼諧手法，包含狂歡的語言，神聖與粗俗、上下的錯置與對立，小丑、傻子、騙子如何在劇作中起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藉著上述角色形象表達對權力的嘲笑、戲擬，同時因為語境差異造成的詼諧，也是布爾加科夫主要的創作特質。

本文中所列舉的狂歡節的要素，從語言的狂歡，作品中的小丑傻子的人物體現當時社會風貌，揭露當時文化轉形期的弊病。象徵節慶的音樂與酒在戲劇作品中相當重要的母題，成功地烘托狂歡的場景。此三部劇作，具體表現巴赫金的時空型，微妙呼應著巴赫金的狂歡節理論。具體文獻未提到布爾加科夫與

巴赫金之間在現實生活是否有直接交往聯繫，然而，在創作中，同為冷峻的威權體制、出版檢查箝制之下的兩個藝術創作者與理論家，彼此卻精神呼應，同時展現對呼吸清新氣息與獨特生命意志的渴望。本論文藉由狂歡詼諧的研究得更了解布爾加科夫的創作。